

廈門方言的音韻

董 同 龢

一、引 說

從一九四九年歷史語言研究所搬到臺灣，我們就有機會親身和閩南話接觸。在一九五二至一九五四年間，作者更有機會隨時找到新近從閩南各地（包括潮汕一帶）來臺的人，記錄了十多種方言。這次記錄和前此本所的方言調查，在方法上並不相同。主要的是這次不用事先編訂的單字表和詞彙表；而是比較活動的記若干日常用語和一些長度較大的語料，如故事，俗語，歌謠等。這樣做，一方面是覺得閩語和漢字脫節遠甚於我們以往研究過的方言，如果襲用從前的方法，所得將去事實太遠；另一方面則是這一回我們有充分的時間慢慢做，不必像從前似的，要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完成一個預定的計劃。至於調查的目的，則和以往完全一樣，就是要作比較研究和製成方言地圖。

閩南話，以廈門方言為主，以前已經有許多人研究過了。不過從作者起始親身觀察，便發現前人所說猶有未盡。又從一個現代研究語言的人的立場來說，我們研究一種語言，求得他的音韻系統，給他訂出一套合宜的音標，往往不是一件十分簡單的事。如果研究的人目的有異，處理材料的態度也有所不同，結果是各人不會完全一致的。這次的記錄和研究工作，因為作者從一九五四年起離開了臺灣幾年而中斷。現在正當預備恢復繼續的時候，很願意把自己所見到的先布露出來，拋磚引玉，以為日後工作的指標。

不用預先編訂的字表來記錄方言，要記到多少材料才够作初步分析和比較之用，事先是無法預斷的。關於這一點，這次是用了一些以往的經驗作參考。一九四六年，作者在四川首次嘗試丟掉漢字來記錄一種成都附近的客家方言，共得日用短語一千則左右，又較長的故事等十多篇；後來寫一個初步報告，還不覺得材料過分的少（「華

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集刊19本)。此外，本所歷年調查西南各省非漢族的語言，所得的材料不算詳細而也够觀察語言基本結構用的，如李方桂先生發表過的「莫話記略」(集刊第19本)，也是好的借鏡。爲了切實弄清楚這樣的記錄和很詳細的記錄在求得音韻系統方面究竟差多少，作者又用自己所訂的廈門音韻系統和前人根據極詳細的材料所訂的系統——以 Carstairs Douglas 所編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1899, London) 爲主——作過一次一個字音對一個字音的對照。現在也把比較的結果刊布出來供同道參考。

閩南各地方言之間的共同點很多。同時，廈門方言也不是內部十分一致的。所以本篇討論所繫，當不止是狹義的廈門方言之內的事。

記錄那些材料和整理其中的一部分，當時在臺灣大學讀書的趙榮琅先生和藍亞秀女士曾參加工作，給作者不少的幫助。

二、聲 母

完全根據自己的材料，作者以爲廈門方言的聲母最好訂作十五個而分用十八個符號。

	全清	次清	濁	清擦
唇	p	p'	b/m	
舌尖	t	t'	l/n	
舌葉	ts	ts'	dz	s
舌根	k	k'	g/ŋ	
喉				h

○

一、發音方式的說明：

1) 「全清」兼指一般語音學上所謂不送氣的清塞音和清塞擦音；「次清」兼指送氣的清塞音和清塞擦音。這本來是舊音韻學上的名詞，現在移用於此，却有幾種好處。

(a) 這個方言既沒有同部位的塞音和塞擦音並存，就沒有分別塞音和塞擦音的必要。

(b) ts:ts':dz=p:p': b/m, t:t': l/n, k:k':g/ŋ; 實在用不着「塞」和「塞擦」的

觀念。

(c) 意義一經確定，這個名詞用起來的確是簡單而不含混。

2) 「濁」包括一般語音學上所謂濁的塞音和塞擦音以及鼻音和邊音。所有出現於這個方言的同部位的濁輔音，現在都混稱不分，理由如下：

(a) b 和 m, l 和 n, g 和 ŋ——他們都不出現於同樣的韻母之前，從純結構的立場說，應該分別併作一個音位，分別共用一個符號，每個符號有他的新的定義。不過是現在考慮到別的方面，才把他們分開寫，見下文 7。

(b) 這個方言的邊音 l，並沒有同部位的濁塞音和他並存。同時，拿 l 與 n 的關係來和 b 與 m 或 g 與 ŋ 的關係比，可知 l 和 b 或 g 並無不同。又看連音變化中的許多現象，我們可以說：在這個方言裏，l 與 n 的關係是和 b 與 m 或 g 與 ŋ 完全一樣的。(詳見下文韻母七，2)。

(c) 濁塞擦音 dz 無須與濁塞音分列，正如清塞擦音 ts 和 ts' 無須與清塞音 p, p', t, t', k, k' 分列 (上文 1)。又從理論上說，dz 也可以有一個部位相同而出現不衝突的鼻音配偶，如 b 之與 m... (上文 a, b)，只是實際上作者沒有親身聽到。

3) 「清擦」指清擦音而言。不過據作者的觀察，整個閩南話的喉擦音 h 恐怕不如在別的方言裏那麼簡單。大概是氣流從喉頭經過的時候，軟顎也偶爾略略下降，於是氣流兼從口鼻而出。參照自己的記錄和 Douglas 的字典，作者發現有些 h 聲母的字，尤其在 ɿ, ɿ', ɿ 三調，元音有時鼻化有時不鼻化，如 hi_ɿ 和 hi_{ɿ'} 都指“耳朵”。(還有些例和相關的現象，參看下文韻母的比較一。) 因為元音的鼻化和不鼻化在一般情形下都是分別很嚴的，所以這種不定的現象只好說是受 h 的特殊影響而來。

4) 所謂次清聲母的送氣，從語音學上說，就是在全清聲母之後所加的(較微弱的)喉擦音。所以閩南話的次清聲母也有和 h 一樣的特徵。

5) b, dz, g 是軟音，並且有時略帶鼻音成分。

6) l 的阻塞成分比一般的邊音多，有時接近塞音。閩南人學英語，往往不容易分別 late 和 date，原因在此。

7) b, l, g 只配元音從不鼻化的韻母；m, n, ŋ 只配元音鼻化的韻母和成音節

廈門方言的音韻

的鼻音韻母。所以，他們是可以互補的，可以分別併作一個音位。現在把他們分開寫，理由如下：

(a) 如果合併，寫起來可以有三個辦法：

全用 b, l, g ；例如 $bi: b\bar{i}$ ($m\bar{i}$)

全用 m, n, η ；例如 mi (bi): $m\bar{i}$

用 $bm, ln, g\eta$ 或 $mb, nl, \eta g$ ；例如 $bmi(bi):bm\bar{i}(m\bar{i})\dots\dots$

第三式和前兩式實際上並無分別，可是寫印都不方便，最不宜採用。在第一式和第二式之間選擇，也都有不合一般音標使用習慣的地方。第一式的 ' $b\bar{i}$ ' 實際是 $m\bar{i}$ 還容易了解；說第二式的 ' mi ' 實際是 bi 就顯得過於做作了。

(b) m, n, η 所配的韻母，除去少數成音節的鼻音，就完全是鼻化元音。如果在聲母上把 m, n, η 和 b, l, g 分開； m, n, η 後面韻母元音的鼻化符號就可以完全省去了。換言之，我們可以把 m, n, η 之後韻母元音的鼻化兼由聲母來表現。這樣做，對於全體閩南方言還有一種特殊的便利，那就是可以根本省去若干不必要的鼻化元音韻母。因為他們只出現於 m, n, η 之後； m, n, η 後的元音鼻化符號既可以省去，他們就可以自然的分別歸併於從不配 m, n, η 的口元音韻母了。

(c) 有些閩南方言（如潮汕一帶）的 b, l, g 和 m, n, η 的分配，條件並不和上述完全相同。為比較起來比較醒目，雙方都是分開寫比較好。

8) 在廈門，有許多人的聲母系統中整個的缺一個 dz 。凡是別人的 dz ，他們都併入 l ，如 $dzit_1 t'au_4: lit_1 t'au_4$ （太陽）， $dzip_1 lai_4: lip_1 lai_4$ （進來）…。現在依照敍寫方言的通例，用音類較多的來說。

二、發音部位的說明：

1) 「唇音」在閩南話中只有下唇和上唇相接的雙唇音。

2) 「舌尖」和「舌葉」的分別是：前者以舌的尖端 (tip of tongue) 為動作的主體，後者以舌葉 (blade of tongue) 為動作的主體。因此，前者遇較高的前元音時，顎化不顯著，後者則非常顯著（看下文3）。舌尖和舌葉，通常又混稱舌尖 (apex)。

現在特別提出這種分別，並不是要故意分得精細，而是事實上有此需要。如果我們把 $t, t', l/n$ 和 ts, ts', dz, s 合稱舌尖音，那就必須在發音方式方面把塞擦音和塞音，鼻音，邊音……都分開；不然 t 和 ts 以及 t' 和 ts' 都要混，而 dz 和 l/n 也要衝突了。我們既已不用發音方式方面的那種分別（上文一，1 和 2），這裏就一定要把 $t, t', l/n$ 和 ts, ts', dz, s 在部位方面不同的事實表明出來。這樣做，一方面固然是切合語言的實際情況，一方面也有順從漢語音韻研究傳統的意思。（‘端，透，定，泥’和‘知，徹，澄，娘’古稱「舌音」，‘精，清，從，心，邪’和‘照，穿，牀，審，禪’則稱「齒音」，從發音部位分而不從發音方式分。）

3) ts, ts', dz, s 配較高的前元音時，都有很顯著的顎化現象，部位差不多變到舌面而像國語的舌面音。事實上 dz 也只和前高元音相配。雖然如此，我們却無須在此作 ‘ ts, ts', s ’ 和 ‘ $tʃ, tʃ', dʒ, ʒ$ ’ 的分別。因為部位的變換既然可以很自然的決定於後面的元音，並且分開寫也沒有什麼好處。這裏所謂較高的前元音，據個人觀察所得，大致可以分為兩派；一派只是 i ，一派是 i 和 e ，凡 i 都包括介音和主要元音。

4) 舌根音 $k, k', ɲ/g$ 配前元音時部位偏前，配後元音時部位偏後。這種差別對沒有受過語音訓練的人是不顯明的。

5) 喉擦音 h 在孰知的語言裏大致後面都接元音。有一派講語音的人就以爲他可以看作各種元音清化的總稱 (cover name)——例如 ‘ hi ’ 可以看作 ‘ ji ’，‘ ha ’ 可以看作 ‘ ga ’……。閩南話的 h 還配成音節的 m 和 $ɲ$ ，而實際上 hm 和 $hɲ$ 也很顯明的是 ‘ mm ’ 和 ‘ $ɲɲ$ ’。

6) ○表示沒聲母。沒有聲母在計算上也是一個聲母，正如 ‘ o ’ 在數學上也是一個數目。不過○和數學上的 ‘ o ’ 有一點不同，就是他的出現永遠固定。所以在實際標音的時候總是略去。‘聲母’，一向都說作字音起首的輔音。這個說法現在必須加以修正，就是把‘輔音’二字改作‘有辨義作用的輔音’。在許多方言裏（包括閩南各方言），○聲母有時以喉塞音 ‘ $ʔ$ ’ 為分音 (allophone)；不過是 ‘ $ʔ$ ’ 的出現與否並沒有什麼作用，可以不計而已。關於閩南話，現在有一點應該特別提出的，凡作複詞後加成分 (suffix) 用的○聲母字是真沒有任何起頭的輔音；凡可以單獨成詞的○聲母字，起首

廈門方言的音韻

往往都有個喉塞音‘?’。‘?’雖然出現得很多，我們也可以把他略去，原因就是他出現與否並無辨義作用。

三、聲母的連音變化

這種現象極少見。我們的記錄中只發現 tsit₁ ho₁ “這樣子的”有時說作 tsit₁ o₁。（從前講廈門方言的人也沒有什麼記載。）

四、聲母舉例：

p—pue₂ (八), pai₁ (排), pe₂ (白), pu₁ (富)

p'—p'ue₁ (配), p'e₁ (皮), p'o₁ (抱), p'aŋ₁ (香)

b—bi₁ (米), bin₁ ts'ŋ₁ (床), be₁ (尾)

m—mi₁ hue₁ (棉花), mŋ₁ (毛)

t—to₁ (多), tɔ₁ (圖), tiŋ₁ (定), ti₁ (豬), ti₁ (池) tiũ₁ laŋ₁ (丈人)

t'—t'i₁ (剃), t'o₁ (桃), t'ak₁ (讀), t'iu₁ (丑)

l—li₁ (里), li₁ (你), lam₁ (南)

n—ni₁ (年), na₁ (藍), nŋ₁ (卵)

ts—tsa₁ (早), tsĩ₁ (錢), tse₁ (坐), kam₁ tsia₁ (甘蔗), tsi₂ (舌頭), tsui₁ (水)

ts'—ts'ɔ₁ (粗), ts'ĩũ₁ (牆), ts'a₁ (柴, 木頭), ts'in₁ (稱), ts'i₁ (市), ts'ĩ₁ (星), ts'iu₁ (手)

dz—dzit₁ (日), dzip₁ (入)

s—sŋ₁ (算), sia₁ (謝), sã₁ (衫), sin₁ (神)

k—kue₁ (瓜), kio₁ (橋), kut₁ (掘), kɔ₁ (糊)

k'—k'uan₁ (款), k'im₁ (琴), k'u₁ (臼), k'ig₁ (虹)

g—gia₁ (鵝), gɔ₁ (五), gun₁ (銀)

ŋ—ŋia₁ (迎), ŋɔ₁ kɔk₁ (五穀)

h—ho₁ (好), he₁ (蝦), huan₁ huat₁ (犯法), hi₁ (魚), hŋ₁ (園)

○—io₁ (搖), e₁ (鞋), e₁ (啞), ua₂ (活), u₁ (有), haŋ₁ a₁ (巷子)

三、韻 母

下面的韻母表中包括六十二個韻母。他們的排法讀者大致可以一目瞭然。現在只有一點要說明的，就是爲節省地位，凡入聲韻母都只寫出韻尾，分別用括弧附在相當的陰聲韻母或陽聲韻母之後。例如‘i(?)’是 i 和 iʔ 兩個韻母，‘iɔŋ(k)’是 iɔŋ 和 iɔk 兩個韻母，餘類推。

i(ʰ)	e(ʰ)	a(ʰ)	ɔ	o(ʰ)	u(ʰ)
	ue(ʰ)	ia(ʰ)		io(ʰ)	
		ai			ui
		uai			
iu		au			
		iau			
i		ã			iũ
		iã			
uaĩ		uã			
im(p)		am(p)			
		iam(p)			
in(t)		an(t)			un(t)
	ien(t)				
		uan(t)			
iŋ(k)		aŋ(k)	ɔŋ(k)		
		iaŋ(k)	ioŋ(k)		
	m	ŋ			

除此之外，還有兩個罕見而有又音的， $\tilde{e}$ 和 $uiʔ$ 。前者只有一個例 $\tilde{e}-a_{\underline{1}}$ （嬰兒），又可以說作 $i-a_{\underline{1}}$ 。後者也只有一個例 $huiʔ_{\underline{1}}$ （血），又說作 $hueʔ_{\underline{1}}$ 。

一、主要元音的說明：

1) i—用語音學上所謂「標準元音」的尺度來說，這裏的 i 都是相當低的，鼻化時尤其顯明。又在 $iŋ(k)$ 韻中，i 和韻尾之間總還有個‘ə’可以聽到，顯著的程度往往因人而異。但是無論如何我們都無須把那個可以聽到的‘ə’標出來。一方面是同時並無絕對不帶‘ə’的 $iŋ(k)$ 與此對立；另一方面則是這個方言裏別無獨立的‘ə’存在，我們犯不着在不必要時多添一個符號。

廈門方言的音韻

2) e—在這個方言裏，前元音無所謂半高和半低的分別。我們的 e 在陰聲韻和入聲韻中總在半高和半低之間，在陽聲韻中則是「半低」的。現在不用 'e' 號，爲的是印寫方便。ien(t) 韻也可以寫作 'ian(t)'。

3) a—低元音 a 部位偏前或偏央往往因人而異。不過大家都有個一致的傾向，就是在沒韻尾和配韻尾 m, ŋ 的時候總比配韻尾 i, u, n, ʔ, p, t, k 時要靠後些。有些 aʔ 韻的字，因連音變化而失去韻尾時，元音的音色也跟着變了，如 'p'aʔ₁' (打)：'p'A₁ laŋ₁' (打人)。

4) ɔ—舌面後，半低，圓唇。無韻尾或配韻尾 k 時略如「標準元音」ɔ，配韻尾 ŋ 時略高。

5) o—舌面後，略偏央；半高；唇狀不夠圓。

6) u—舌面後，不夠高，圓唇。配舌尖音和舌葉音聲母時有偏央的傾向。

二、介音的說明：

1) i—大致如主要元音 i，只是配主要元音 o 時往往唇狀略圓。

2) u—大致如主要元音 u，只是配任何聲母都不偏央。廈門話中有些字的韻母作 -e 或 -ue 不定，不過有些字則截然不混。那應該解釋爲方言內部的不一致，不能說是介音 u 沒有辨義作用。

三、元音韻尾的說明：

1) i—比主要元音 i 和介音 i 都還要低一點。

2) u—比主要元音 u 和介音 u 都還要低一點。又在 au, iau 韻中，遇低聲調時，更短而弱。

四、元音鼻化的韻母：

鼻化都和元音同起迄，包括介音和主要元音和韻尾。爲印寫方便，鼻化符號只加在最後一個元音符號上，可是並不表示只有韻母的最後才鼻化。

五、輔音韻尾

1) 鼻音韻尾 m, n, ŋ 之中，n 是比較短而弱的一個。

2) p, t, k 三個塞音韻尾在一般情形下都是清的不爆發的塞音。他們和聲母 p, t, k 音色不同，連音變化方面也自有特徵(見下文七，2)，却永遠不會衝突，所以可

以分別同用一個符號。在這裏面，t 是比較弱的。

3) 喉塞音韻尾ʔ的出現或不出現和聲調的長短是完全平行的。如果我們在聲調上把長短分開，ʔ是可以略去不計的；因為有ʔ韻尾的字和相當的陰聲字的分別，有聲調符號就足以表明了。如果我們不在聲調上分長短，那麼ʔ的標出就是必要的。為順應漢語音韻研究習慣，現在採取後一個辦法。

六、鼻音韻母：

1) 鼻音單獨作韻母時，習慣上都在鼻音符號下面再加一小豎，表示他們是音節主。其實除去再配鼻音聲母，那都是多餘的。我們都知道鼻音的響度比其他輔音大；和其他聲母配或無聲母時，他們自然都是音節主。

2) ŋ 配唇音，舌尖音和舌葉音聲母時，中間多多少少總有個‘ə’可以聽到。那個‘ə’顯然只是個‘過渡音’，無須寫出來。

七、韻母的連音變化：

1) 韻尾 n 和 t 受下一字聲母的影響而起的部位的變化：

- (a) n→m—如：sin₁ pu₁→sim₁ pu₁ (兒媳)
- (b) n→ŋ—如：bin₁ kun₁→biŋ₁ kun₁ (手巾)
- (c) t→p—如：sat₁ bun₁→sap₁ bun₁ (肥皂)
- (d) t→k—如：ts'ut₁ k'i₁→ts'uk₁ k'i₁ (出去)

2) 韻尾 p, t, k 在複詞中受無聲母後加成分的影響而起的濁化(○母的後加成分都沒有分音‘?’見上文聲母二，6)。

- a) p→b(或β)—如：ho₁ sap₁ a₁→ho₁ sab(β)₁ a₁ (小雨)
- b) t→l—如：tsit₁ e₁→tsil₁ e₁ (一個)
- c) k→g(或ɣ)—如：tik₁ a₁→tig(ɣ)₁ a₁ (竹子)

八、韻母舉例：

- i—pi₁ (備)，ti₁ (猪)，si₁ (絲)，gi₁ (議)，mi₁ (麪)
- iʔ—tiʔ₁ (碟)，t'iʔ₁ (鐵)
- e—pe₁ (飛)，te₁ (帝)，tse₁ (坐)，ke₁ (家)
- eʔ—peʔ₁ (爬)，seʔ₁ (雪)，keʔ₁ (隔)

廈門方言的音韻

- ue—pue_┘ (杯), tue_┘ (地), sue_┘ (小), kue_┘ bu_┘ (乾媽)
ue[?]—pue[?]_┘ (八), tsue[?]_┘ (節), hue[?]_┘ (血)
a—pa_┘ (飽), ta_┘ ke_┘ (婆婆), ka_┘ (家), ma_┘ (碼)
a[?]—pa[?]_┘ (百), kiã_┘ ta[?]_┘ (行爲), ts'a[?]_┘ (插), a[?]_┘ (鴨)
ia—ts'ia_┘ (車), kia_┘ (寄), mia_┘ (命)
ia[?]—pia[?]_┘ (壁), tia[?]_┘ (糴), ts'ia[?]_┘ (赤), gia[?]_┘ (額)
ua—p'ua_┘ (破), tua_┘ (大), tsua_┘ (紙), kua_┘ (掛), mua_┘ (滿)
ua[?]—bua[?]_┘ (抹), tsua[?]_┘ (絕), ua[?]_┘ (活)
o—po_┘ (布), so_┘ tsai_┘ (地方), ho_┘ (虎)
o—po_┘ le_┘ (玻璃), t'o_┘ (桃), so_┘ (鎖), ho_┘ (好)
o[?]—po_┘ (薄), to[?]_┘ (桌), so[?]_┘ (索), ta_┘ o[?]_┘ (同學)
io—bio_┘ (廟), tsio_┘ (少), io_┘ (搖)
io[?]—tio[?]_┘ (着), tsio[?]_┘ (石), hio[?]_┘ (葉子)
u—pu_┘ (富), su_┘ (私), ku_┘ (久)
u[?]—tu[?]_┘ (用棍棒向下杵)
ai—pai_┘ (拜), bai_┘ (眉), lai_┘ (內), sai_┘ (西), ai_┘ (要)
uai—kuai_┘ (怪)
ui—pui_┘ (肥), tui_┘ (對, 從), tsui_┘ (水), k'ui_┘ (氣)
[ui[?]—hui[?]_┘ (血)]
iu—tiu_┘ (綢), tsiu_┘ (酒), kiu_┘ (救), niu_┘ (娘)
au—p'au_┘ (砲), tau_┘ (豆), sau_┘ (掃), kau_┘ (狗)
iau—t'iau_┘ (柱), ts'iau_┘ (笑), niau_┘ (貓)
ī—pī_┘ (邊), tī_┘ (鄭), ts'ī_┘ (星), kī_┘ (見)
uai—kuai_┘ (關), hui_┘ (橫)
[ẽ—ẽ_┘ a_┘ (嬰兒)]
ã—p'ã_┘ (鬆), tã_┘ (担), sã_┘ (三), kã_┘ (敢)
iã—piã_┘ (餅), t'iã_┘ (听), siã_┘ (城), kiã_┘ (鏡), hiã_┘ (兄)
uã—puã_┘ (半), tuã_┘ (單), suã_┘ (線), kuã_┘ (官)

- iũ—tiũ₁ (張), tsiũ₁ (醬), hiũ₁ (鄉)
- im—lim₁ (林), tsim₁ (枕), kim₁ (金)
- ip—lip₁ (立), dzip₁ (入)
- am—t'am₁ (痰), tsam₁ (站), am₁ (晚上)
- ap—tap₁ (答), tsap₁ (十), hap₁ (合)
- iam—tiam₁ (點), tsiam₁ (漸), kiam₁ (鹹)
- iap—t'iap₁ (帖), liap₁ (粒), siap₁ (澀), giap₁ (業)
- in—bin₁ (面), tin₁ (陣), sin₁ (神), kin₁ a₁ dzit₁ (今天)
- it—bit₁ (蜜), tit₁ (直), ts'it₁ (七)
- ien—p'ien₁ (片), tien₁ (電), sien₁ sī₁ (先生), kien₁ siau₁ (羞)
- iet—kiet₁ (橘)
- an—ban₁ (萬), tan₁ (陳), kan₁ k'ɔ̃₁ (辛苦)
- at—pat₁ laŋ₁ (別人), lat₁ (力), sat₁ bu₁ (蝨子)
- uan—tuan₁ (緞), tsuan₁ (泉), huan₁ huat₁ (犯法)
- uat—p'uat₁ (撇), huat₁ lut₁ (法律)
- un—pun₁ (本), tsun₁ (船), kun₁ (近)
- ut—put₁ (不), ts'ut₁ (出), kut₁ (骨)
- iŋ—piŋ₁ iu₁ (朋友), tiŋ₁ (頂), tsiŋ₁ (鐘), s'ing₁ (千) hiŋ₁ (胸)
- ik—tik₁ (竹), lik₁ (曆), tsik₁ (燭), k'ik₁ (克)
- aŋ—paŋ₁ (房), baŋ₁ (夢), laŋ₁ (人), haŋ₁ (項)
- ak—pak₁ (腹), t'ak₁ (讀), hak₁ siŋ₁ (學生)
- iaŋ—k'iaŋ₁ (能幹)
- iak—k'iak₁ (敲打)
- ɔŋ—tɔŋ₁ (黨), kɔŋ₁ (公)
- ɔk—p'ɔk₁ (博), kɔk₁ (國)
- ioŋ—tioŋ₁ (中), tsioŋ₁ (章), hioŋ₁ (雄)
- io̯k—lio̯k₁ (陸)

m—hm₁ laŋ₁ (媒人), m₁ (不)

ŋ—pŋ₁ (飯), mŋ₁ (門), tŋ₁ (轉), sŋ₁ (算), kŋ₁ (捲), ŋ₁ (黃)

四、聲 調

在理論上，我們可以說閩南話的每一個字，如果不是輕聲，都有兩個聲調值，分別出現於不同的語法地位。凡單獨出現，在輕聲字前，在句尾，在主語之末，在表時地的副詞之末，在名詞或動詞的系列之中各名詞或動詞之尾的，同是一個調值；在別的字的前面而不屬上述各種情形的，又是另一個調值。因為前一種包含單獨出現的情形，我們暫時稱之為「本調」(basic form)，後一種就稱之為「變調」(sanhi form)。有一點現在要特別提出的，就是有些字並不單獨出現，也不出現於上述前一種的地位，事實上竟是有「變調」而沒有「本調」，如 gua₁ ka₁ li₁ kŋ₁ (我對你說)的ka₁。不過為歸類和敘述上的方便，我們也可以說他們都分別有個「理論上的本調」(theoretical basic form)而已。

其實我們未嘗不可以把上述後一種的調值看作「本調」，而以前一種為「變調」。作者也覺得：在長篇的語料中，閩南話的字倒是以後一種調值出現的時候多一點。不過幾經考慮，現在還是決定照上面所說的做。理由是：

1) 從這個觀點說：「所有的字都有本調和變調，分別出現於不同的語法地位，不過某些字從不出現於變調的地位，所以只有本調而無變調」。從上面的觀點說：「所有的字都有本調和變調，分別出現於不同的地位，不過某些字從不出現於本調的地位，所以只有理論上的本調」。比較起來，結果是完全一樣的。

2) 在上述前一種地位的字調類多，在上述後一種地位的字調類少，以類多的為「本」而以類少的為「變」，敘述他們的合併很簡單。反之，如以類少的為「本」而以類多的為「變」，敘述他們的分歧，就只有極端繁難的字字列舉了。

3) 從上面的觀點所得的本調的類合乎比較之用。

如此，我們說：廈門方言有七個本調，其中有好幾個本調的變調相同，又有一個本調則有兩個變調。標音時，本調下面加「₁」，變調就用普通的調號，因為前者出現較少而後者較多。現在分述如下。

- 1) ㄣ; 一 本調半高平 (44:)。變調略低，大概是中平 (33:) 的樣子。例：

k'ui_ㄣ (開), hue_ㄣ k'ui_ㄣ (花開): k'ui_ㄣ hue_ㄣ (開花)
ts'ia_ㄣ (車), tse_ㄣ ts'ia_ㄣ (坐車), tsia_ㄣ lai_ㄣ lai_ㄣ (車來了), tse_ㄣ ts'ia_ㄣ e_ㄣ
lan_ㄣ (坐車的人): ts'ia_ㄣ hu_ㄣ (車夫)

- 2) ㄣ; 一 本調由低升至半高 (14:)，爲方便起見用中升調號 (24:)。變調有一派人是低平 (11:)，有時調尾略降；有一派人則是中平 (33:)，和 ㄣ 的變調同。
例：

lan_ㄣ (人), t'ai_ㄣ (一) lan_ㄣ (殺人), lan_ㄣ m_ㄣ tsai_ㄣ (人不知道): lan_ㄣ (一)
k'e'_ㄣ (客人)

η_ㄣ (黃), hue_ㄣ η_ㄣ (花黃): η_ㄣ (一) hue_ㄣ (黃花)

- 3) ㄣ; 一 本調高降 (53:)。變調高平 (55:)。例：

kau_ㄣ (九), tsap_ㄣ kau_ㄣ (十九): kau_ㄣ tsap_ㄣ (九十)
li_ㄣ (你), kɔŋ_ㄣ (說), li_ㄣ kɔŋ_ㄣ (你說): ka_ㄣ li_ㄣ kɔŋ_ㄣ ue_ㄣ (對你說話)

- 4) ㄣ; 一 本調低平 (11:)。變調全降 (51:)。例：

tsit_ㄣ k'ɔɪ p'uã_ㄣ (一塊半): puã_ㄣ lɔ_ㄣ (半路)

sin tsap_ㄣ si_ㄣ (四十四)

- 5) ㄣ; 一 本調中平 (33:)。變調低平 (11:)，尾或略降。例：

i_ㄣ au_ㄣ (以後), au_ㄣ dzit_ㄣ (後天): au_ㄣ dzit_ㄣ (以後)

gɔɪ_ㄣ (五): gɔɪ_ㄣ tsap_ㄣ (五十)

- 6) ㄣ; 一, 一 本調全是有塞音韻尾的字，短，由中降至半低 (32)；現在爲方便計用普通的中降調號，他的短則可以由 -p -t -k 或 -ʔ 來表現。變調有兩個。大致說，凡韻尾是 -p -t -k 的字是短半高平調 (4) 有時高略降 (54)，現在一律用用普通的高平調號就够表現了。另一個變調包括韻尾本來是 -ʔ 而變調時消失的字，調值是普通的高降調 (53:)。也有些 -ʔ 尾字永遠處在變調的地位，調值和 -p -t -k 尾的字同，可是從不在本調的地位出現，也可以歸入這一類，說他們有理論上的本調 ㄣ，變調是 一，和本調是 ㄣ 的 -p -t -k 尾字一樣。例：

(a) a_ㄣ tsik_ㄣ (叔叔): tsik_ㄣ pe'_ㄣ (叔伯)

k'a₁ kut₁ (脛骨) : kut₁ t'au₁ (骨頭)

(b) pue[?]₁ (八) : pue₁ tsap₁ (十)

tsit₁ tsia[?]₁ (一隻) : tsit₁ tsia₁ a[?]₁ (一隻鴨)

(c) te[?]₁ kɔŋ₁ ue₁ (在說話), be[?]₁ an₁ tsuã₁ (要怎麼樣)

7) ₁, ₁— 本調短, 半高平(44)。因為都是有 -p -t -k -[?] 的字, 所以用普通的半高平調號就行了。-p -t -k 的字有短低平變調(11), 韻尾保持; -[?] 尾字的變調是普通的底平調 (11:), -[?] 消失。例:

tsap₁ (十), lak₁ (六) : tsap₁ lak₁ (十六), lak₁ tsap₁ (六十)

sã₁ ge[?]₁ (三月) : ge₁ niũ₁ (月亮)

五、本篇音類比前人少的原因

以上是廈門方言音韻系統的基本, 現在可以拿來和前人所訂的系統比較一下。

前人記述廈門方言有成就的, 最早要算 Carstairs Douglas 的「廈門話字典」(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1899, London) 以及 Thomas Barclay 給 Douglas 字典所作的補編 (Supplement to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1923, 上海), 材料的豐富是方言字典中罕有的。其次, W. Campbell 的「廈門音新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Amoy Vernacular, 1913, 臺南) 可以說是 Douglas 字典的簡編。第一部從學術的立場研究廈門方言的書是羅常培氏的「廈門音系」(1930, 北平), 利用舊韻書「十五音」和現代語音學, 旨在訂正 Douglas 諸人。最近有朱兆祥氏的「臺語方音符號」(1951, 臺北) 據 Douglas 的字典, 而用自己的「方音符號」理出一個系統, 特別是一個音韻表。

歸納 Douglas 等人的字典, 參考羅朱二氏的著作, 馬上可以看出我們在上面所訂的聲母和韻母比他們所訂的都少, 尤其在韻母方面。不過經過一番仔細的觀察, 又可以發現比他們少的原因, 主要的是我們應用了新近發展的音位觀念, 又沒有大採用譬況詞和感歎詞; 至於材料不如他們多, 則所繫甚微。換言之, 結果的不同, 一般而言, 是處理方法有異所致, 不是材料過分的少。

音位觀念的重要, 現在無須說了。至於訂定語音系統而不把譬況詞和感歎詞計算

在內，可以說是一向如此的。例如我們說北平話沒有喉塞音韻尾，就是把趕驢夫常用的‘təʔ’丟掉了。又如我們說北平話的唇音聲母不和 -ia 韻配，就是沒有算口語中常見的摹擬聲音用的‘p’iaŋ’。這樣做當然是有理由的。那些字的音都是「邊際語音」，他們的應用沒有到十分約定俗成的地步，音韻地位不很穩固，往往逸出一般語音規律之外。且看英語中打招呼用的語詞，現代英文就有‘hello, hallo, hullo’等寫法，顯示第一個元音進出乎‘e, æ, ʌ’之間；國語表驚異的語詞，現在也寫作‘啊呀’，‘噯呀’，‘噯喲’……，表示第一個字是‘a’或‘ia’不定，而第二個字是‘ia’或‘io’不定，而國語一般並沒有‘io’那種音。廈門方言裏譬況詞很多，Douglas 的記載也很詳細。把他的字典翻一下，正可以發現許多字在音類上確有不定的情形，如：（為清楚起見這裏把他的符號改作我們的符號，下文有對照。）

tauʔ 又作 t’auʔ 又作 tsauʔ 又作 tsauʔ 又作 lai 都是‘常常來’的意思；

hai 又作 hai 都是表哀傷的歎詞；

haũ 又作 haũ 都是‘犬吠聲’。

凡這些字，在作者個人的記錄恰巧少見；有逸出一般語音規律的，暫時都沒有歸類。

下面是聲韻調的逐項比較。

六、聲母差別的討論

本篇聲母和 Douglas 的差別不大。

本 篇				Douglas			
p	p'	b	m	p	ph	b	m
t	t'	l	n	t	th	l	n
ts	ts	dz	s	{ts ch	{(tsh) chh	j	s
k	k'	g	ŋ	k	kh	g	ng
			h				h
○				()			

在 Douglas 的字典中，‘tsh’只是一個備而未用的符號，所以雙方的差別實際上只有一處，就是我們的 ts 他分作‘ts’和‘ch’。不過察看字典中‘ts’和‘ch’下面的

字，可知前者只配 a, ɔ (寫作 'ə'), ɒ, u (包括介音 u, 不過寫作 'o'), ɣ 諸韻母；後者只配 i (包括介音 i) 和 e。(‘ch’ 下也有幾個 ‘cha’ ‘chai’ 和 ‘chu’，可是都注明 ‘拼作 tsa, tsai, tsu 比較好’，並且那些字都重見於 ‘ts’ 之下。) 所以這種情形正和我們在上文 (聲母二, 3) 所說的 ts 的分音的一派一樣。由此我們可以說：Douglas 的 ‘ts’ 和 ‘ch’ 原可以合併於我們的一個 ts 之下。

羅氏「廈門音系」有 ‘ts’ 和 ‘tɕ’ 以及 ‘ts’ 和 ‘tɕ’ 的分列，算是把 Douglas 備而未用的 ‘tsh’ 也用起來了。羅氏認為：這四個音劃然不混，並且在 a, ɔ, ɒ, e, u, ɣ 等音前面的，一律讀成 ‘ts, ts’；祇有在 i 音前面才因顎化的影響變成 ‘tɕ, tɕ’ (原著 p. 7)。這樣說，也是和上文所說 ts, ts’ 的分音的又一派是一樣的 (聲母二, 3)。所以羅氏的辦法是純語音觀點的標音。

其實 s 也有配較高的前元音而顎化的情形，不過從來却沒有人分過。Douglas 等人只用一個 ‘s’ 代表，朱兆祥氏的方音符號也只用一個 ‘ʌ’。羅氏以為 ‘s’ 在介音 i 之前才顎化，不過顎化的程度也不如 ‘tɕ’ 和 ‘tɕ’ 那樣顯著，因此也就不另立一個 ‘ɕ’ (原著 p. 7—8)。這似乎是在調和自己的觀點和 Douglas 的系統。我們的觀察不完全和羅氏相合，處理方法更不同。

七、韻母差別的討論

本篇韻母和 Douglas 的對照如下。

本 篇	Douglas	本 篇	Douglas	本 篇	Douglas	本 篇	Douglas
i ^(ə)	i(h)	ĩ	i ⁿ (h)	im(p)	im(p)	m	m(h)
e ^(ə)	e(h)	ẽ	e ⁿ (h)	am(p)	am(p)	ɣ	ng(h)
ue ^(ə)	oe(h)			iam(p)	iam(p)		
a ^(ə)	a(h)	ã	a ⁿ (h)		om(p)		
ia ^(ə)	ia(h)	iã	ia ⁿ (h)	in(t)	in(t)		
ua ^(ə)	oa(h)	uã	oa ⁿ (h)	ien(t)	ien(t)		
ɔ	ɛ, ɒ		ɛ ⁿ	an(t)	an(t)		
o ^(ə)	o(h)	iũ	iu ⁿ	uan(t)	uan(t)		
io ^(ə)	io(h)			un(t)	un(t)		

u ^(?)	u(h)			iy(k)	eng(k)	
ai	ai(h)		ai ⁿ (h)	aŋ(k)	ang(k)	
uai	oai	uai	oai ⁿ (h)	iaŋ(k)	iaŋ(k)	
ui ^(?)	ui(h)				oaŋ(k)	
iu	iu(h)			ɔŋ(k)	ong(k)	
au	au(h)		au ⁿ (h)	ioŋ(k)	ioŋ(k)	
i au	iau(h)		iau ⁿ (h)			

Douglas 比我們多的，絕大多數都是鼻化韻母和 -ʔ 尾韻母。下面一個個的察看，
 討論時一律換用我們的寫法。

一、Douglas 比我們多的鼻化韻母

1) -ʔ 屬於這個韻母的，Douglas 有：

m- 母三音

mɔ̃₁ 一如 mɔ̃₁ li₁ (一種賭博的術語)

mɔ̃₁ 一如 mɔ̃₁ kui₁ (魔鬼)

mɔ̃₁ 一如 ka₁ mɔ̃₁ (假冒)

n- 母二音

nɔ̃₁ 一如 kɔ̃₁ nɔ̃₁ (孤老)

nɔ̃₁ 一如 nɔ̃₁ dziok₁ (懦弱)

(朱兆祥又有 nɔ̃₁ (奴)，Douglas 爲 lo₁。)

ŋ- 母三音 (ŋ- 後的鼻化元音是否加鼻化符號音，Douglas 頗不一致。又有好些字又見於g-下。)

ŋɔ̃₁ 一如 au₁ ŋɔ̃₁ (喉蛾)

ŋɔ̃₁ 一如 tuan₁ ŋɔ̃₁ (端午)

ŋɔ̃₁ 一如 hiau₁ ŋɔ̃₁ (曉悟)

以上都是鼻音聲母字，可以照我們的辦法歸入 ɔ 韻而不用鼻化符號。除此之外，
 Douglas 還有：

k'- 母一音

k'ɔ̃₁ (考) 一原注說明這是泉州音，正經廈門音是 k'o₁。

hǎ₁ 母五音

hǎ₁—hǎ₁ hǎ₁ (摹聲詞)

hǎ₁ (感歡詞)

hǎ₁——共兩個字

hǎ₁ (五行之一，又見‘明火劫掠’)

hǎ₁ hǎ₁ hiǎ₁ hiǎ₁ (譬況詞)

hǎ₁ (‘好事’‘好勝’…的‘好’)

hǎ₁ hǎ₁ (譬況字)

○ 母二音

ǎ₁—ǎ₁—ǎ₁ (譬況詞)

ǎ₁——共兩個字

ǎ₁ǎ₁ (譬況字)

k'wa ǎ₁ (可惡)

這裏面，除去譬況詞等，只要注意 hǎ₁ (火)，hǎ₁ (好) 和 ǎ₁ (惡)。

這三個都是讀書音。我們知道：凡讀書音的字，在別的方言是陰聲的，閩南話中有用口元音或鼻化元音不定的傾向，而且可以同時有兩種讀法。所以這三個字，倒有兩個在 Douglas 字典中又有用口元音的例：

hwa₁ (火)——見於 hwa₁ laŋ₁ (‘火人’，就是‘搶劫人’)。

wa₁ (惡)——用法與 ǎ₁ (惡) 相同。

我們還可以從 Douglas 字典中找到些相類的例：

‘刺，易，異’——i, -i 兩韻重見，意義用法相同。

‘彩’——ai, -ai 兩韻重見，意義用法相同。

‘快’——uai, -uai 兩韻重見，意義用法相同。

‘他’——a, -a 兩韻重見，意義用法相同。

更有些有啓示性的例，見下文‘ai’的討論。由比我們可以說：即就 Douglas 的材料而言，‘ǎ’也不一定就是一個獨立的韻母。還有一點可以注意的，就是上面大多數是 h- 母和送氣聲母的字，而這些聲母的特性是和鼻化元音有關的（上文聲母一，4 和 4）。

2) ‘ai’—在 Douglas 字典中，凡韻母是 ‘ai’ 的字，除去少數配鼻音聲母，絕大多數都注明是同安音，又有一些注明是漳州音或泉州音，如

paĩ₁ (一邊)，廈門音是 piŋ₁。

tsai₁ (薦)，廈門音是 tsɿ₁。

kaĩ₁ (間)，廈門音是 kiŋ₁。

tsai₁ (知)，廈門音是 tsai₁。

除去這些，現在來討論沒有什麼注明的少數字：

p’- 母二音

p’ai₁ (壞)—這個字在我們的記錄裏是 p’ai₁。

p’ai₁ p’ai₁ p’ai₁ (譬況詞)

-ai 韻 p’- 母下 ₁, ₂ 兩調都沒有字，很可以注意。

t- 母一音二字

taĩ₁ (折)—朱兆祥以爲是同安音。

taĩ₁ (歹)—原注云：與 tai₁ 同。又見 tai₁ 下。

ts- 母二音

tsai₁ (見 tɿ₁ tsai₁ au₁，廳堂後部)—原注云：tsai₁ 和 tsa’₁ (聞) 有關係。

Campbell 字典注云：和 tsa’₁ 是一樣的。由此看來 tsai₁ 大概是從別的方言來的借字。

tsai₁ 一字很多，如 ‘載，宰…’。Campbell 字都音 tsai₁；tsai₁ 下只有一個 ‘滓’ 字，顯然是誤讀。Douglas 有兩個 tsai₁，都注明是漳州音。另一個 tsai₁ 則注：有好幾個字，有時讀 tsai₁，讀 tsai₁ 好些。由此可知 tsai₁ 和 tsai₁ 不衝突。

ts’- 母二字

ts’ai₁ (彩)—又見 ts’ai₁ 下。

ts’ai₁ (襯)—Campbell 又音 ts’in₁。ts’ai₁ 大概是借字音。

k- 母一字

kaĩ₁ (間)—Campbell 沒有這個音。朱兆祥以爲這是同安音。

廈門方言的音韻

h- 母三音

hai₁ (見 hai₁ lo₁ so₁, 馬馬虎虎)——又見 hai₁ 下。

hai₁ (譬況字)——又見 hai₁, hai[?]₁ 下。

hai₁——共四個字，都是譬況詞。

綜合以上，Douglas 的 ‘-ai’ 不是一個獨立的廈門韻母。

- 3) ‘-aũ’——除去譬況字和配鼻音聲母的字，只有下面兩個字。

haũ₁ (耽誤)——又音 hau₁

haũ₁ (‘好惡’的‘好’)——又音 hǎ₁ (見上文 1)。

這兩個都是 h- 母字。一個更是文言音，韻母像是外來的。

- 4) ‘-iaũ’——只見於 n- 和 dz- 兩個聲母之下。配 n- 的自然可以歸入 -iau 韻。至於配 dz- 的字每一個又都和 -iau 重見。dz- 照例不配鼻化元音，這是可疑的。

二、Douglas 比我們多的 -[?] 尾韻母

- 1) ‘-ai[?]’——共只有兩個字：

kai[?]₁ (一種背心)——原注以為這是同安音，廈門音是 ka[?]₁。

k'ai[?]₁ (一種藍子)——原注以為這是同安音，廈門音是 k'a[?]₁。

由此可知 ‘-ai[?]’ 不是廈門的韻母。

- 2) ‘-iu[?]’——除去譬況字等，這個韻母只有：

l- 母一音二字

liu[?]₁ (‘六’，舊樂譜音階名稱之一)——這顯然是借字的特別音讀，因為同時又有 liok₁ 音，如‘六’字一般的文言讀法。

liu[?]₁ liu[?]₁ a₁ (少許)——原注：作 lio[?]₁ 比較好。又見 lio[?]₁ 下。

由後一個例更可以見出 ‘-iu[?]’ 不是廈門音韻系統中正常有的韻母。

- 3) ‘-au[?]’ 和 ‘-iau[?]’——在 Douglas 的字典中，有 ‘-au[?]’ 和 ‘-iau[?]’ 韻母的字倒是不算少。恰巧在我們的記錄裏，連意義用法相同而音相近的字都沒有碰到一個。作比較的時候曾就字典中有的詞語找入一個個的問過，結果却有歧異，如：

	Douglas	現在問的結果
暴牙齒	pau ^o ɿ k'i ₁	pokɿ k'i ₁
古舊	kɔɿ lau ^(?) p'au ^o ɿ	kɔɿ lauɿ p'okɿ
雹	p'au ^o ɿ	pauɿ
整批買	bau ^o ɿ	bauɿ
抓住，夾住	tau ^o ɿ tio ^o ɿ	tauɿ lio ^o ɿ
脫落	kaɿ lau ^o ɿ	kaɿ lauɿ
夾薄餅	kau ^o ɿ po ^(?) ɿ piã ₁	kauɿ po ^(?) ɿ piã ₁
一種石子戲	tsiau ^(?) ɿ k'okɿ dzi ₁	tsia ^(?) ɿ k'okɿ dzi ₁
突然立起	k'iau ^o ɿ k'i ₁ laiɿ	k'iauɿ k'i ₁ laiɿ
擰嘴	ɣiau ^o ɿ ts'ui ₁	ɣiauɿ ts'ui ₁

Douglas 的字典出版於1899，有些材料是根據舊韻書。以上的不同是不是顯示語音有變或歸類有誤呢？

4) ‘-i^o’, -ui^o, -ẽ^o, -õ^o, -ai^o, -uai^o, -aũ^o, -iaũ^o, -m^o, -ŋ^o’—凡鼻化元音或純鼻音韻母加 -^o 的，在 Douglas 字典中大都是譬況字等，如：

p'i^o ɿ p'i^o ɿ ts'uan₁ (喘聲)—又作 p'i₁ p'i₁ ts'uan₁。

hui^o ɿ hui^o ɿ t'i₁ (啼聲)

hõ^o ɿ (表肯定的語助詞)

ai^o ɿ (哎)

suaĩ^o ɿ suaĩ^o ɿ hau₁ (叫聲)

siaũ^o ɿ (破碎聲)—又作 siau^o ɿ。

kɿ^o ɿ kɿ^o ɿ (豬叫聲)

hm^o ɿ (嚙)

又有若干是配鼻聲母的，如：

mĩ^o ɿ (東西)

amɿ muĩ^o ɿ (一種蝦蟆)—又 muĩ₁ 一音。

mõ^o ɿ (偷摸)

nã^o ɿ io₁ (細腰)

ɣiaũ^o ɿ (動物臨死前的抽動)

ɣẽ^o ɿ (挾)

廈門方言的音韻

除此之外，只有下面的很少的幾個字值得注意。

sã[?]_┘—如 sã[?]_┘ hɔ_┘ sin_┘ (狗用口擒食蒼蠅)—有人說作 sa[?]_┘。‘sa[?]_┘’下只有 ts‘au_┘ sa[?]_┘ (一種草鞋)，朱兆祥以為泉州音，所以實際上 ‘sã[?]_┘’ 和 ‘sa[?]_┘’ 不衝突。

hã[?]_┘ (被熱氣所薰)—原注：與 ha[?]_┘ 同。又見 ha[?]_┘ 下。

hã[?]_┘—如 hã^(?)_┘ suã_┘ (船靠岸)—這個字可能和 ha[?]_┘ (合) 有關係。這裏聲母是 h-，後面又有鼻化元音。

hiã[?]_┘ 三字。

ta[?]_┘ hiã[?]_┘ (嚇一跳)—又 hiã_┘ 一音。

hiã[?]_┘ (挾)—我們的記錄裏是 hiã_┘。

ts‘iu_┘ hiã[?]_┘ k‘ui_┘ (甩手)

hiã[?]_┘ (突然起身)—原注：=hiã_┘。

kiaũ[?]_┘—共兩個字

kaŋ_┘ kiaũ[?]_┘ (不和)—又作 kɔŋ_┘ kɛ[?]_┘，‘e’ 是漳州音專有的符號。

taŋ_┘ kiaũ[?]_┘ (一種蛙)—原注：漳州音

(兩個 kiaũ[?]_┘ 前面都有鼻音 ŋ，元音鼻化是否是 ŋ 的關係呢?)

sq[?]_┘ (鼻吸)—我們的記錄裏是 sq_┘。

mɿ[?]_┘ (東西)—我們的記錄裏是 mɿ_┘。又原注以為這是泉州音和同安音。

hm[?]_┘ (以力迫人)—又 hm_┘ 一音。

以上 ‘-ã[?]，-iã[?]’ 韻字除去 ‘sã[?]_┘’ 都是 h- 母，可以注意。

三、Douglas 比我們多的陽聲韻母

1) ‘-ɔm (p)’—有這個韻母的，譬況字佔了很多的數目，平常的字又差不多都注明是漳州音或漳浦音，如：

k‘ɔm_┘ (饒鉞)—注：漳州音，廈門音是 k‘am_┘。

(凡注漳州音的，廈門的韻母都是 -am。)

lɔm_┘ (監牢)—注漳浦音。

沒有注的只有一個字—sɔm_┘ (人參)

2) ‘-uaŋ (k)’一字很少：

huan₁ 下二字 (風，廢) — 都注明泉州音，廈門音是 hoŋ₁。

huan₁ (慢慢) — 注明泉州音，廈門音是 huan₁。

uaŋ₁ uaŋ₁ (叫聲)

uak₁ uak₁ (叫聲)

uaŋ₁ — sã₁ uaŋ₁ (結伴)

ts‘uaŋ₁ (眩耀)

以上只有後兩個是確實的例。

八、調類的差別

本篇的調類，在「本調」方面和前人的系統是一樣的。只是在「變調」方面，₁ 的變調有兩種（有 -p -t -k 尾的字和一般 -ʔ 尾字不同）前人都沒有說過。詳見上文聲調 6 和韻母五，3；現在無須複述了。